

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的
类型学研究

——陈佳冀◎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的

类型学研究

陈佳冀◎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的类型学研究 / 陈佳冀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2

ISBN 978 - 7 - 5203 - 0996 - 7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2473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慈明亮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5

插 页 2

字 数 309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一 民族动物志的时代图谱

季红真

陈佳冀从 2005 年入学读硕士研究生开始,就致力于中国新时期动物叙事的研究,十几年间勤奋探索,读博期间又在域外的大学深造,从感性到学理都感受着全球动物保护运动的巨大声势,学业得到迅速地提升,于是就有了这本在知识考古视野中的类型学研究专著。

这部饱含着他十几年辛苦的著作,页数并不算多,所涉及的作品也不详尽,粗读一遍,却给人沉甸甸的感觉,究其原因,是他在理论方面的深厚积累,方法选择、熔铸与应用的独具匠心。他从知识考古开始的对动物理念的源头探询,把新时期的动物叙事纳入一个古今中外深广的知识谱系中,并且以年度为时间单位、以功能项为特征进行抽样,选取 56 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深入语言结构的深层分析,发现母题与类型的诸种基本模式。这就使他“……实现语言结构、功能形态研究与深层历史、民族文化伦理层面的人类学范式的最佳结合”的学理宏愿,直接体现为民族志、时代志的抽样标准中,与基督教世界动物权益倡导者们掀起的浩大运动形成了呼应与对话的关系,显示出中国的动物叙事不再是对西方世界的被动反应,而是有着自己源自历史深处的积极建构;研究者也不满足于琐碎现象的罗列,在借鉴 20 世纪以降形式文论的普遍方法的基础上,建构起了可行的研究模型。其实建模的方法也有着传统学术的渊源,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易经》八卦的卦象最初应该是用来记录气象的,伏羲的时代把它整理成一个宇宙的基本模式,“文王拘而演周易”,观测的条件没有了,就把它平面化为一个更加复杂的模型,此后的爻文与传等都是后人重新阐释的文字。这就是在正常的

学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文知识者的优势,广阔的文化视野、文理兼通的知识结构与良好的外语水平,加上专业化的思维训练,都使他们的学术创新植根于扎实的知识准备中。

随着现代性带来的环境危机越来越深刻,生态人类学在迅速兴起,物种的多样性理念成为全球人类的共识,而动物也是这个多样性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向原始民族学习与自然和谐共生经验的学理大趋势,民族的植物志观念已然成熟,而陈佳冀的方法论建构中,客观地呈现出一个简要而醒目的民族动物志图谱。对于一个古老民族而是后发的现代国家来说,辽阔的版图、众多的民族与丰富的语言资料,都是天然的富矿,也是自身差异性叙事的物质基础。陈佳冀抽样出的56部作品,虽然是按照年代和新出现的功能项为标记,并不主观兼顾作者的民族属性,但客观上呈现出作者民族文化身份的多样与地域分布的广阔,乌热尔图(鄂温克族)、叶广芩(满族)、郭雪波(蒙古族)、石舒清(回族)等都是少数民族作家,而满都麦则是以母语写作的蒙古族作家,他们几乎本身就是民族志的标记与书写者。虽然这些作家多数都是以现代汉语写作,但民族集体记忆转换为新的语言形式之后,仍然置换出无意识中的原始感知经验,体现为熊、虎、鹿、狼等具有图腾意义的动物群体登场,也体现为虚化形的艺术表现手法。就是汉族作家笔下的动物,由于从《道德经》《庄子》《诗经》《楚辞》到魏晋志怪开启的叙事传统,其实不少也是被遗忘和遮蔽了的古代图腾动物,比如张炜笔下的鱼,可追溯到半坡文化中的鱼纹陶盆;庄子散文《逍遥游》,还是道教表现宇宙观的基本喻体——阴阳鱼。就是马、牛、羊、狗一类驯养的动物,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与渔猎农耕民族久远的依存关系,其文化意义也早已超出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层面,具有精神情感生活对象的文化精神意义。而熊猫、豹子一类濒危动物则是最直接体现着现代生态意识中物种多样性理念、具有警示意义的物种,以之为主体的叙事更直接地与世界潮流接轨,共时性的知识谱系是这些作家创作的思想路径。尽管作家们基本使用同样的语言形式(现代汉语),但文学修辞的艺术手法透露出不同的知识谱系与民族思维的个性特征,多元的思想积淀在多种故事形态中,使思维范式的差异凸显在辽阔的文化版图里,如缩微的地理模型,把一个民族多样的历史记忆,立体化为参差错落的

语言结构。惟其如此,才能呈现出与物种的多样性理念相适应的多种叙事类型,在动物伦理与权益的基本主题中纷呈的多种意向,使陈佳冀的归纳具有文本丰富性的可操作前提。

这也使民族的动物志与时代志高度融合,具有多元共生的立体效果,多重话语最终固化为多种差异性的叙事类型,而整体构成则如罗伯特·休斯所谓“……寻找了人类叙事反应的原动力基础”,归根结底,对于动物主体的发现其实源自一个物种与其它物种之间共生关系的生物学本能,由此及彼是动物伦理赖以形成的人类集体心理。而民族的动物志则使丰富多元的故事叙事,交汇成一幅人与自然共生的立体文化造型,迥然区别于基督教国度动物叙事的生态哲学背景。换言之,他的工作在发现共时性的知识谱系时,描述形态(类型)所积淀的历时性文化精神,深层结构是所有知识谱系的来龙去脉得以交织贯通的心灵枢纽。这种精神就是古老的东方民族与自然界高度融合的宇宙观,所谓天人合一,最直接地置换在人兽同体的故事类型中。而基督教世界的动物叙事则始终囿于人与自然二元论的认知模式,无论是动物权益、动物保护、动物福利、动物解放等等,仍然是以人为出发点。简而言之,中国的动物叙事是“天大于人”、万物同一,而基督教世界的动物叙事则是人与天并列,达尔文主义影响下的没有情感色彩的理性分类方式是其基本的逻辑起点。在一元与二元的明显差别中,体现着文化基因的异同,万物有灵、自然崇拜等原始自然观的久远记忆深入民族集体的无意识,在现代汉语的结构中保留了对宇宙自然广大未知部分的敬畏。这也挑战了现代文明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上的分别知思维方式,以整体混融的感知方式呈现出各物种在差异中彼此依存共生的生命图式。

毫无疑问,这样的宇宙观影响下的叙事最接近汉语自身多义性的文化属性,因此而使中国的动物叙事普遍带有大寓言的文体特征,所有的叙事类型都在富于启示性的文化寓言中,各尽其职地担当起民族动物志的诗性书写的职责。而达尔文进化论开启的物种歧视,则被无声地消解了,陈佳冀的工作有效地描述了这个富于历史性的时刻。他的工作是从主位开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首先把动物叙事从儿童文学与动物小说的传统分类范畴中分离出来,然后进入客位的归纳,以动物主体与人/动物的双重主体为基本的叙事模式分类,在反复的对比参照

中,进一步细化,逐步精化出深层的叙事结构。在陈佳冀之前,由于叙事学理论的引进,对于文学的形式研究已经成果显著,但都是停留在客位的归纳,抽样统计与精深的细化分析尚属薄弱环节。他无疑在这方面下了功夫,本书最打眼的部分,是在结构语义学影响下,从叙事谓语开始的行动元模型的建构,以及相关的图表模式,这无疑是中国动物叙事研究的长足发展,也是叙事文学研究在新世纪的迅速飞跃。

在现代商业社会,文学作品早已进入商品序列,艺术的创新并不是以人文价值为度量衡,更多体现在形式技巧的变革上,人文价值只是寄生或者浸润其中,这已经是普遍的共识。艺术的批评从传统的鉴赏层面深入到语言结构的骨骼框架中,专业批评区别于一般的接受方式,更为精细和数理化,形成更富于时代认知特色的新诗学。这也是实践着几十年前“方法热”的时代一再被人援引的马克思的名言——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是它数学化的水平,形式文论就是要解决文学研究中的数学问题,而语言学是基本的工具。这里有两个必须区分的基本范畴,就好像诗是诗,诗学是诗学一样,前者是艺术创作,后者是理论归纳。而文学研究的科学化是随着科学自身的发展而发展的,当科学已经发现物质无限可分,唯有结构被不断重复呈现的时代,当历史陷入一片苍茫的时刻,文学研究最可为的大概就是在文献的整理和形式建模这两极了。

形式研究在域外已经成为基本的专业技术,但常常仅限于共时性的语言结构内部,脱离历史语言的大系统,直至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才弥合了两者的边界。民族的动物志、时代志角度,使陈佳冀的动物叙事研究具有新历史主义的思维特征,从梳理知识谱系开始,他就脚踏这两极,附录的篇目是初步的资料搜集,而谓语方程式、行动元的模型和图表模型则是在资料基础上抽样的建模工作。由此内容与形式的两分法也由模式发现和材料的分解与彼此的重叠整合而被超越。这曾经是困扰着几代学人的方法论难题,陈佳冀迎难而上,比较成功地走出了内容形式二分法的困境。中国现当代文学一向被忽略的内部研究,也借助形式文论得以有效突破。

形式研究并不是排斥内容的研究,而是像 20 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者所申辩的,把历史赋予内容的东西,也同样赋予形式,而且内容方面

序一 民族动物志的时代图谱

已经被谈得很多了,而形式方面则尚未得到重视。当形式的研究由韵文进入叙事文体的时候,历时性与共时性两种元素便混融凝固为内在的结构,人文精神与模式识别已然一体化为艺术内部的编码规则呈现出来。而陈佳冀民族志与时代志的研究角度,也在“普罗普和施特劳斯的结合”“语言学与人类学的结合”中,借助知识的考古,阐释了中国动物叙事有别于基督教世界、长期被压抑到无意识中的民族精神的集体心理原型。这样的研究成果,只有借助内在结构的形式研究才能够获得,仅罗列现象是无法深入堂奥的。而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对其知识体系的解构与颠覆,也是克服生态危机溯本求源的工作,民族的动物志由此以独特的差异性,承担起了这个抵抗毁灭的启示作用。

陈佳冀有效的建模工作很大程度上借助工具选择的优势,多学科的择取与多角度的阐释,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由知识考古进入内在结构,由材料的搜集到时代志的功能项抽样,再由叙事母题升华为人文情怀,形式与内容在这炼金术式的反复化合提纯过程中,才能固化为民族心理古老原型的化石。人与自然两分法的认知模式,也彻底消解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元论宇宙观中。这是他的工作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为我们演示了一次综合运用各种方法的成功个案。

草草写下这些阅读心得,但愿不负他嘱我作序的重托。

2017七年9月
于沈阳烽火四台

序二

葛红兵

陈佳冀是马不扬鞭自奋蹄型的学者，研究基础好，天分高，而且心无旁骛、勤奋好学。他到上海攻读博士学位之前，跟随孟繁华先生学习三年，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研究、当代文学批评方面已经有了不少成绩，到上海跟我们团队进行了一年的小说类型学研究训练之后，我推荐他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习，师从我的好友——当时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工作的宋耕先生，和他一起做合作研究；这时他确立了“动物叙事”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宋耕先生有非常好的西学素养，治学严谨，他在宋耕先生的悉心指导下进步非常快。

陈佳冀要做的动物叙事研究是非常不容易的，纵向历史长，资料线索纷杂，横向类别多，有自然态的动物叙事，有拟人态的动物叙事，等等，梳理起来非常不易，他还试图打通中西，进行对标比照研究，头绪就更加多了。但是，陈佳冀有魄力，有毅力，一路坚持，不仅仅是在攻读博士期间，博士毕业之后，也依然研究不辍，一路打通了资料情况的梳理和占领难题，克服了方法论困难，终于完成，这是一项值得庆祝的成绩。

陈佳冀的研究，有这样几个方面是特别值得称道的，一是通过历史梳理，理出了一条中国动物叙事的文学史线索，通过这个历史线索的梳理，展示了中国文化中动物理念的形成、发展脉络，在历史实证中理出了一种“文化逻辑”，这种实证思维，让逻辑和历史统一的思维，是很值得提倡的；二是他发展了一种特殊的类型学“共时性研究的方法论”。陈佳冀来我们团队时，正是我们团队为小说类型学研究苦恼的时候，已有的成果我们不满意，未来的成果又在哪里？那时我们都矛盾，基于

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的类型学研究

叙事语法关系而建立一种小说类型学根基的想法一直激励着我们,但是,基于题材的类型呢?小说类型的本质上难道不是文化类型吗?不是基于“形式”而是基于“内容”的小说类型学研究,到底应该如何进行?当时,我们是非常迷茫的,我甚至差一点否定掉了赵牧博士的“后文革叙事研究”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研究的可能性,但是,后来,陈佳冀和赵牧都形成了非常好的成果。陈佳冀在方法论上立足于普罗普小说形态学,又不局限于普罗普的小说形态学,建构出属于自己的动物叙事研究方案,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同时,陈佳冀有很强的整合能力,他把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整合起来,让自己的研究站在历史和逻辑的制高点上,包容前人研究的成绩,理出自己的独特发现,占领了学术制高点,形成了学术“集成”。

中国文化对于动物的认识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创作界对动物叙事的热情正在积累和勃发中,陈佳冀这一研究成果的出版,对此领域的研究和发展如果说,是一个激励,将来一定会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其中。陈佳冀如今也是硕士生导师了,希望他在这一独特的论域和方向上带领自己的团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2017年9月22日

目 录

序一 民族动物志的时代图谱	季红真(1)
序二	葛红兵(1)
绪论	(1)
一 研究对象、主体思路与类型学研究方法论	(4)
二 “动物叙事”概念的界定与刍议	(10)
三 研究材料：当代动物叙事文本的选择及依据	(22)

上编 中国文学动物叙事的资源谱系

第一章 当代动物叙事的思想谱系与话语建构	(31)
第一节 中西方动物伦理的宗教神学思想谱系	(31)
第二节 中西方动物伦理的哲学文化思想谱系	(40)
第三节 传承与发展：动物伦理思想的当代叙事建构	(53)
第二章 中国文学动物叙事的历史传承与类型衍生	(56)
第一节 初创雏形期：先秦两汉时期的“动物叙事”	(57)
第二节 繁荣发展期：晋唐宋的搜奇志怪类 “动物叙事”	(62)
第三节 稳定过渡期：元明清观照社会人生的 “动物叙事”	(67)
第四节 成熟勃兴期：现当代动物叙事的诗性伦理抒写	(71)

中编 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的叙事语法

第三章 当代动物叙事的人物角色与功能形态研究	(83)
第一节 人物角色研究：叙事主语的角色担当与 功能指向	(83)
第二节 功能形态研究：叙事谓语的行动逻辑与 价值规约	(99)
第三节 “动物叙事”功能项划分的思路、依据及 考察基准	(106)
第四章 当代动物叙事情节功能项的分布、排列与细化	(111)
第一节 初始情境功能项设置：困境(或矛盾)的 起因与叙事前兆	(111)
第二节 陷困过程功能项设置：困境降临 (或矛盾发生)的方式表征	(128)
第三节 解困过程功能项设置：解救与人格完善 主题的勾连	(142)
第四节 叙事结局功能项设置：反思性结局 意蕴的达成	(156)
第五节 当代动物叙事的深层结构与价值规约	(173)
第五章 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的主述模式	(188)
第一节 “寻找”模式：无法弥合的情感遗失	(189)
第二节 “挽歌”模式：难以抗拒的生存绝境	(200)
第三节 “报恩”模式：忠义之魂的生命写照	(210)
第四节 “标尺”模式：评判丈量的伦理尺度	(222)

下编 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的神话历史根源

第六章 神话象征母题的繁衍：自然意识与人的 自我意识的外显	(239)
第一节 原始动物神话的派生形态：动物图腾神话与 动物自然神话	(239)

目 录

第二节 动物作为自然的象征母题：人与自然和谐与 冲突的现代外显	(245)
第三节 动物作为人本质性的象征母题：人与动物 交相呼应的情感积蕴	(261)
第七章 神话原型意象的现代转体：拟真、复合与虚幻	(267)
第一节 原始神话动物造型的形态演化与情感流向	(267)
第二节 拟真意象：动物形象拟真还原的写实表述	(270)
第三节 复合意象：侠义、浓情与求生三类叙事表征	(272)
第四节 虚幻意象：荒诞而神秘的象征性意蕴表达	(275)
第八章 原型情感基质的现代转承：“万物有灵”与 “动物崇拜”	(280)
第一节 “万物有灵”：作为亲族生命形式的灵性写照	(281)
第二节 “动物崇拜”：“人化”到“神化”的理想进阶	(289)
结语	(296)
附录：本书主要研究作品目录	(301)
参考文献	(304)
后记	(310)

绪 论

在世界文学宝库的“动物叙事”长廊中，特别是加拿大、美国、奥地利、英国、日本等国的动物叙事创作历经了悠久的历史积淀，形成了上百年的动物文学史记载，也涌现出堪称世界级的代表性作家与被奉为文学史经典的名篇佳作，如加拿大作家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法利·莫厄特，美国作家杰克·伦敦，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日本作家椋鸠十等；而《老人与海》《白鲸》《变形记》《义犬博比》《鱼王》《与狼共度》《野性的呼唤》《动物农庄》^① 等诸多“动物叙事”名作更是奠定了其在世界文学长廊中的特殊地位。而在中国的叙事范畴内，人们也会不经意地联想到《搜神记》《任氏传》《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等这些耳熟能详的中国优秀古典名作，当然它们还尚不能归入完备的现代小说叙述范畴，但却已经向我们展示并见证了动物叙事在中华大地上曾经所拥有过的辉煌。自进入新时期以来，“动物叙事”创作更是已形成一股蓬勃的热潮，且发展至当下依旧名篇佳作层出不穷，成绩斐然。诸多当代知名作家都曾染指过这

① 除此之外，世界动物叙事史上一些堪称经典的代表性作家作品还包括：阿普列尤斯《金驴记》、塞万提斯《双犬记》、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安娜·休厄尔《黑美人》、霍夫曼《雄猫穆尔的生活观》、列夫·托尔斯泰《霍尔斯特梅尔》、尤奈斯库《犀牛》、吉卜林《丛林之书》、艾特玛托夫《断头台》、特罗耶波利斯基《白比姆黑耳朵》等。丰富的动物叙事创作实绩与不胜枚举的经典性作家作品的呈现，都赋予了动物叙事以“史”的考察地位与论述维度，正如朱宝荣先生所言：“小说发展过程中，动物形象的塑造已然形成一种传统，动物形象的确拥有自身的‘历史’。”可谓切中肯綮，那么，如何以丰富的创作文本作为材料从史的角度系统地进入对动物叙事的探究当中，无疑是动物叙事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考察向度，本书所强调的资源谱系的梳理工作即是从这一维度予以展开。引文见朱宝荣《动物形象：小说研究中不应忽视的一隅》，《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1期。

一领域，其中有些创作甚至引起普泛意义上的时代共鸣，并在学理层面引发过广泛的热议，这种广泛的参与度与普泛的受众度，是很多叙事题材类型所难以具备的。

从哈萨克族作家艾克尔·米吉提创作《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新疆文艺》1979年第3期）起，先后有10余篇动物叙事作品获得过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如乌热尔图的《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叉犄角的公鹿》与《琥珀色的篝火》，韩少功的《飞过蓝天》，冯苓植的《驼峰上的爱》，郑义的《远村》，王凤麟的《野狼出没的山谷》，邹志安的《哦，小公马》，王星泉的《白马》等。与新时期中短篇动物叙事创作的蔚为壮观相比，21世纪以来的动物叙事作家们似乎更加倾向于长篇大作的写就。自贾平凹于2000年初创作《怀念狼》始，诸如方敏的《大绝唱》、姜戎的《狼图腾》、杨志军的《藏獒》系列、娟子的《与狼》、郭雪波的《银狐》、路生的《怀念羊》、京夫的《鹿鸣》、李克威的《中国虎》、陈应松的《猎人峰》、雪漠的《野狐岭》等长篇创作相继问世，它们凭借自身所特有的题材优势、独特的叙事视角与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迅速占据了当代小说创作领域一个颇为重要的话语空间。

自文学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动物叙事”创作已经培育出属于自身的诸多优秀的本土小说家：沈石溪之于动物叙事创作用力最深、笔耕最勤，大多创作致力于以动物为叙述中心，以深刻的观察和丰富的想象，不断地尝试从多个向度、多种文体探讨动物的物种本性，赋予人类自身深刻的自我反思、审视与检讨的能力，其作品体现出由物及人的悲悯情怀；“生命系列”的作者方敏更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资深“动物叙事”写作者，她的伦理诉求是与世界最接轨的思想表达，其作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转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凭借其丰富的动植物科学知识积淀，对动物世界的细致观察与生动描摹，侧重于动物学、生态学、物种变异、种族兴衰等写实意蕴的考察，其作品常常借助于一个更为广阔的隐喻圈和整体象征性铺设来表现主旨诉求，并融入一定的“原罪”意识，体现出思考的深度；叶广芩的作品植根于民间“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对社会现实与原始记忆的谙熟，使其作品体现出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并由此置换出

诸多荒诞与魔幻的表述形式，为她的现代伦理观念提供更为丰富的文化依据，实则叶广芩已经站在一个超越人类利己主义和虚幻不实的生命伦理的高度，以独特的视域来体察生命物种的本体价值和达成动物保护层面的情感寄托，显示出极大的道德勇气。除此之外，乌热尔图、李传锋、郭雪波、金曾豪、满都麦、冯苓植、雪漠、杨志军等重要作家也都在各自题材领域迈出属于自身特有的叙事探索的坚实步伐。

从翻译、出版的角度而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着手的对外国动物文学的翻译、译介与一系列包装、推广工作，以及随之而来的大批量的专著、合集的出版，畅销性连锁效应的形成与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如北京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西顿动物小说经典》五册，几乎囊括了西顿的全部“动物叙事”创作，而21世纪出版社更是隆重推出《椋鸠十动物小说全集》十册，也基本将这位日本动物大师的作品一网打尽。再经由翻译者、评论家、出版商、媒体等联姻式的一致推崇与宣扬，“动物叙事”就此赢得了人们一致的赞许与欢迎。读者之于“动物叙事”的阅读热情空前高涨，这对于“动物叙事”自身的发展不啻为一件十足的好事，它提升了动物叙事在中国的知名度与受众度，进一步拉近了其与普泛读者之间的情感距离。但它同时又似乎是一个不小的嘲讽：“动物叙事”创作在本国受到无限的赞誉，却是来自国外作品的某种“馈赠”，而国民大众对自己本国的作品却常常“置若罔闻”、眷顾甚少，对于中国“动物叙事”而言，无疑是一种不公正的待遇，一种充满戏谑味道的反讽。

而从研究的维度，与动物叙事的相关创作一样，学界对动物叙事的研究最初也是附着在“儿童文学”或“科普文学”的框架内展开，故常常流于表面，也缺乏足够的理论深度。随着近年来“动物叙事”佳作的不断涌现，并在主题诉求、形象塑造、艺术表达、审美效度、伦理指向等多个向度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异彩纷呈的类型化表征更促成这一叙事类型的蓬勃发展。如今的“动物叙事”创作早已溢出儿童文学的固有边界，表现出一种不可预知的深度与广度，但它始终没有成为学界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理论热点，也没有引起足够多的重视。目前为止，除2010年出版的均由各自博士论文改写的唐克龙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动物叙事研究》以及孙悦的《动物小说——人类的绿色凝思》^①以外，再未有相应的致力于“动物叙事”整体研究的专著问世，这进一步证实了笔者的断言。

近年来，对于“动物叙事”领域的相关研究已涉及生态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等诸多研究方法与学科视野，形成一套跨学科的交叉研究范式，对艺术本体、意义、精神流向与价值等方面均做出积极的回应。但依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更多成果“大都还停留在感性的、零散的状态，不能形成系统全面的知识体系”^②，也没有真正独立与系统的动物叙事研究方法论；由于条块分割或者视野局限，没有打通古代、现代与当代的界限，更缺少对新世纪以来创作的整体关注；对动物叙事的研究不乏宏观意义的考察，但缺少从叙事成规的角度进入该种考察，以阐明动物叙事的“类”特征、“类”属性；对动物叙事类型内在发展规律的梳理，尚缺乏明确描述与阐释，难以窥见动物叙事内部发展的叙事奥秘；并未在真正意义上把动物叙事的发生发展研究作为民族志加以考察，对民族自我反思的思维模式、心理定式做出有效的检视。归根结底，还是缺少系统而科学的理论方法作为积淀，难以生发出真正具有指向性的问题意识。笔者结合多年的研究积累完成了本书的撰写，正是依托于类型学的方法论体系与批评范式，尝试填补该研究领域当中的某些不足与空白之处，力求为“动物叙事”的整体研究贡献出一份绵薄之力。可以预见的是，理论的生发与建构，客观上也必然会带动“动物叙事”创作朝着更加成熟与完备的方向发展。

一 研究对象、主体思路与类型学研究方法论

“动物叙事”这一论题因其时间跨度较长，涉及作家、作品也形形色色，研究本身涉及不同的历史时段与时间节点，与不同的思想文

^① 这两部专著皆是在对各自的博士论文增补、修订基础之上结集出版的，详见唐克龙《中国现当代文学动物叙事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孙悦《动物小说——人类的绿色凝思》，辽宁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② 唐克龙：《中国现当代文学动物叙事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